

记录时代、建构意象、寄寓想象

——中国乡村纪录片的叙事空间嬗变

■ 高 美

摘要:本文认为,中国乡村纪录片的叙事主要集中于传统村庄、自然景观和现代城市这三大空间,从记录时代、表征地域、承载乡愁的传统村庄,到指涉国家民族文化、滋养民族性格、表达自然生态观的山水意象建构,再到寄寓多重想象的城市空间,叙事空间的嬗变折射出现实语境下中国乡村的时代变迁。

关键词:乡村纪录片 叙事空间 乡村振兴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时代性命题的出现,乡村的山乡巨变成为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的社会图谱,中国乡村纪录片叙事空间的嬗变也应和着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乡村的历史巨变,书写时代变迁下和美乡村的真实画卷。

一、记录时代:传统村庄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村庄作为乡村纪录片最主要的叙事空间,既是农民生活的物质住所,也成为中国乡村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村庄是人类最早生存、生活、生产的聚落,因各地风土人情、地理分别、物候变化的不同,中国的村庄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村庄是承载农民日常生活的基本空间类型,包括农舍住房、商铺街道、牲畜棚圈等人工建置,还包括河流、古树、田野等自然地理存在。

1. 记录时代:折射不同年代的乡村面貌

作为非虚构影像,纪录片的叙事空间是一种原始性空间。乡村纪录片中的传统村庄不仅起到呈现故事的作用,还参与了意义生产,村庄折射不同时期中国乡村建设的真实图景。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新影厂”)拍摄的部分纪录片对村庄的展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村庄住房前后变化的蒙太奇对比出现在《来自农村的报告》(1984)中,实施包产到户前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茅草屋、土

胚房摇摇欲坠,村民和牲畜共处一室;实施大包干走向致富道路后的小岗村,空镜头呈现一幢二层楼房,明亮光线下粉刷成白色墙壁的楼房与阴暗光线中摇摇欲坠的茅屋表征着住房的今昔对比;《说凤阳》(1979)、《他们是怎样富起来的》(1980)、《春风从这里吹起》(1984)等纪录片,宣传了农村改革的丰硕成果,透过村民住房的变化凸显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

新时代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纪录片,同样通过农村住房的变化表征时代变革。《脱贫之后再出发》(2022,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中的《擘画新蓝图》一集,片子开场全景呈现了贵州省毕节市化屋村,这个被称作“悬崖下的村寨”昔日群山阻隔、险流环绕,镜头中的道路陡峭崎岖,村民居住的茅屋摇摇欲坠残破不堪;脱贫攻坚战略实施后,化屋村已然成为“乌江源百里画廊上的一颗明珠”,全景镜头下蜿蜒宽广的公路镶嵌于层峦叠嶂的山间,航拍镜头中矗立于贵州山水间的幢幢二层洋房是村民们的新住宅。电视机、冰箱等现代化设施改变了村民旧有的生活方式,将住所打造成农家乐成为村民们致富的新形式,也是新时代脱贫后村民住房的真实写照。

2. 凸显地域:指涉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多元场域

作为叙事空间,乡村是人物生产生活的主要活动场所,更多时候作为一种叙事背景盛放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部分乡村纪录片中,村庄这一空间具有了明确的地域指向性,它既是叙事背景,也主动参与叙



事。新时代以来的乡村纪录片，聚焦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乡村空间。《乡村振兴中国行》(2023, 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我的美丽乡村》(2023, 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希望的田野》(2021, 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等，片中的乡村具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性，并成为集结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多元场域。《希望的田野·乌苏里新歌》中，黑龙江垦区八五九农场广袤的黑土地彰显着东北独特的地域性，在急剧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农耕被现代耕种技术取代，中国现代化大农业的生产模式成为传统与现代交汇的外化显现。《记住乡愁·第九季》(2023, 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美美乡村》(2022, 浙江卫视)等部分系列纪录片，则将镜头聚焦于江南乡村，以小桥流水、白墙黛瓦为地域性标识，在现代化进程中建构起独特的富有诗意韵味的传统之美。通过对千年古村中普通个体的生活实录，侧面展现延续千年的传统村庄在现代散发出的地域风韵。

3. 承载乡愁：言说文化意蕴的传统村落

近年来出现的乡村纪录片，对传统村庄的记录聚焦于村落本身，叙事空间不再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镜头直指传统村落。作为叙事空间，村庄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试验场”的农村，也不再是指涉苦难的凋敝所在，而是契合当下美丽乡村建设的时代主题进行的客观化呈现。《我的美丽乡村》、《记住乡愁·第九季》、《美美乡村》、《故乡的风景》(2020, 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中国村落》(2019, 浙江卫视)等电视系列纪录片，深入挖掘传统村落具有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村落》中的安徽篁岭村，古老徽派民居家家凿窗采光，户户支架晒物，金黄的谷物、红色的辣椒等镶嵌其中，形成独特的色彩艳丽的“调色盘”，成就了一幅幅民俗风情画。

二、建构意象：自然地理空间的功能性呈现

自然地理空间作为叙事主体外的客观性存在，在纪录片中承载着多重意义。乡村纪录片中呈现出的自然地理空间，包括田野土地、江河湖海、日月星辰、自然山水等自然界天然形成的景观性存在，也包括贫瘠的土地、陡峭闭塞的山峦等原生态地理样貌。土地和山水成为乡村纪录片中常见的叙事空间，这两大自然

地理空间的影像再现，或与社会意识形态相联系成为民族性、地域性的表征；或作为叙事背景负载叙事主体的生产生活；亦或作为特殊意象承载着独特的审美功能。

1. 山川河岳象征民族精神

20世纪80年代，中国纪录片创作者希冀以全新的创作理念革新旧有模式。“80年代，一个充满了理想和激情澎湃的时代，宏大的具有民族文化象征意义的题材是壮烈抒怀的有效载体。”^①中央电视台拍摄的《黄山之冬》(1981)、《话说长江》(1983)、《话说运河》(1986)等纪录片相继出现，黄山、泰山、长江、黄河在纪录影像文本中，不再是单纯的景观性存在，在激情昂扬的解说词中，这些自然地理空间成为国家民族文化的符号表征，激荡起观众心中的爱国情怀。《话说长江》多采用航拍、大全景镜头，烟波浩渺的江水蜿蜒在两岸青山之间，山水相连的壮美景观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震撼。《话说长江》的出现给改革初期的中国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凝聚力，片子的制作人陈汉元对其定位为“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地理教科书”^②。《话说长江》所引起的社会意义远大于纪录片本身的影像意义，此后出现的以自然地理空间为主要叙事空间甚至将其作为叙事主体的纪录片，多沿用了《话说长江》开创的创作模式，即摒弃单一的画面加解说式的宣传说教，而是以独特的影像叙事策略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2. 土地耕种刻画农民日常

中国乡村社会的乡土特质来源于农民对土地的生存依赖，土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看作是万物起源。土地不仅孕育了生命也为人类生存繁衍提供了物质条件，先民们在土地上播种、耕种、收获，侍田而食，侍土而居。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有着双重矛盾性，一方面它供养了生长于土地上的农民，另一方面，土地的局限性和季节性的约束导致农民生活的贫困。多数乡村纪录片对乡村生活的刻画离不开农民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的细节，《黄河》(2008, 中央电视台)第17集《窑洞与人》中黄土高原上的农民用勤劳的双手将干旱贫瘠的南泥湾变为绿意盎然的丰收之地，解说词“浑黄而深厚的土地散发着五谷的芳香，它不止养育了高原人健壮的体魄，还培育出淳朴坚强的性格”正是对土地和农民的赞美。



百斤鱼 千斤粮 万元钱

乡村振兴
中国行

3. 山水土地形塑诗化意象

近年来，乡村纪录片对土地和山水的表述，从将其作为叙事背景转变为叙事意象，纪录片创作者赋予这两大自然地理空间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象征意蕴。《故乡的风景·夏声》（2020，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聚焦岩头村的日常生活，导演颠覆了以往对乡村的苦难叙事，代之以隽永深远的诗意镜头语言缓慢叙述。镜头中乡村的田野房舍、溪水潺潺都成为观众向往的诗意栖居之地，村民们在田间搭建起秧架运输秧苗、种植水稻，摄影机捕捉映在水田之上农民们劳作的倒影，与绿意盎然的田野交叉剪辑。随后，导演用几组空镜头航拍土地山野，土地不仅仅是为农民提供生存资料的物质实在，也且蕴含着诗意的真实。

《中国村落》（2019，浙江卫视）中的《建构》《田园》两集，从土地山水和整个村庄的建构布局、农耕传统出发，探讨中国传统村落的生成发展。中国传统村落的建构形成一方面要依山傍水，另一方面在“天人合一”的观念统摄下充分体现尊重自然的敬畏之心。湖南的勾蓝瑶寨、吉林图们的白龙村、新疆布尔津的白哈巴村，这些出现在《建构》一集中的古村落，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因势造景，一个个村落仿佛是从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一样。从村庄建构的角度看，房屋建筑并非随意拔地而起，而是古人充分考虑土地和山水之间的和谐共生、相互依存关系，这是建构房屋的基本通识理念。《田园》中土地上生长出的水稻、小麦是维系居民生存的主要农作物，导演用大全景航拍具有地域特色的土地，在丘陵、平原、高原不同地形地势中分布着错落有致的水田、一望无际的稻田。在充满诗意的现实主义呈现中，土地山水不再被简单地当成视觉的、具体的叙事对象，更多地被赋予了文化

色彩。在这些乡村纪录片中，土地已然成为独特的视觉化的表意空间，承载着农民们的衣食住行，寄寓着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自然山水土地与人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在影像中共同建构了一个奇观化的诗意乡村。

三、寄寓想象：城市空间的多重言说

如果说传统村庄及自然地理空间是乡村纪录片的主要叙事空间，那么，城市空间作为补充，是乡民离开乡村后的寄居之地，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参照。乡村纪录片的叙事主体是生活在乡村的人，随着人从乡村流动到城市，纪录片的叙事空间也从传统村庄、自然地理空间拓展到城市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土地的季节性耕种和国家政策层面对城乡区隔界限的松动，“进城”无可避免地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首要选择，城市是乡村人渴望发家致富、改变命运的向往之地。作为最早表现女性农民工的纪录电影，《远在北京的家》（1993，中央电视台）主要的叙事空间停留在城市，片中走出乡村来到北京的女孩，怀揣着对城市的向往，希冀通过勤劳的双手在城市安身立命、改变命运。《远在北京的家》中，刘红春在一个北京家庭中做保姆，周末这家的爷爷带她游览北京。镜头依次掠过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长安街等北京城市的符号化表征，最后落在刘红春身上。在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后摄影师把相片交到她手中，镜头下的刘红春显得局促不安。刘红春这一游走于城市和乡村的人物，在此刻集结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碰撞。《茅岩河船夫》（1993，上海电视台）中，年轻的金宏章执意要去广州打工，在记者的采访式追问下，金宏章神色

记住乡愁

CCTV/4K
超高清



坚定地面对摄影机说出：“广州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去”。来到城市的乡村人群，当他们以游客身份穿行于由地标建筑造就的符号化城市空间中时，导演通过他们的主观视点镜头将这一群体的震惊体验传递给屏幕外的观众，无疑也在呈现着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无论城市这一叙事空间在纪录影像中是否出现，对于从未走出过乡村的人来说，城市已经成为他们想象的“乌托邦”，心理的期待空间。城市以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流光溢彩的夜晚街道以及具有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已经让它成为与乡村生活相对应的空间形式，进而吸引着长久生活在乡村的群体涌入。

作为纪录片的叙事空间，对城市空间的影像呈现并非现实空间的再现，城市是交织着复杂社会关系的场域。从空间流动的层面来看，城市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容纳了形形色色的人群，作为乡村纪录片中的重要叙事空间，城市接纳了来自农村的务工人员和社会普通群体，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因而，乡村纪录片创作者以冷静客观的视角对城市这一叙事空间进行真实呈现。

四、结语

乡村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底色，在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乡村纪录片的创作真正起步是在

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一种特殊样本，中国的乡村纪录片既是对乡村历史巨变的存影，也是记录我国农村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文献档案。自改革开放至今，通过对四十余年来乡村纪录片典型样本的分析，可窥见文本的叙事空间呈现出从反映时代变迁的传统村庄到以土地山水为表征的意象空间再到寄寓想象的城市空间的嬗变，叙事空间的嬗变同样折射了影像文本与现实乡村的互动关系，它既承载着中国乡村发展的历时性变迁，也是乡村纪录片建构乡土性、现代性的参与者。

注释：

① 孙红云：《现实邂逅叙事：新时期以来中国纪录片叙事分析（1978～2018）》，载《当代电影》，2018年第9期。

② 倪祥保：《纪录片内涵、方法与形态》，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第159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电影文化竞争力与海外市场动态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9ZDA27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高美系北京电影学院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后，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博士）

□本文编辑：林玉明